

元代组诗论稿：

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李正春 著

元代组诗论稿：

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李正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组诗论稿：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 李正春
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506-3067-3

I. ①元… II. ①李… III. ①古典诗歌—组诗—诗歌
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7676号

- | | |
|-------|---|
| 书 名 | 元代组诗论稿: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
| 著 者 | 李正春 |
| 责任编辑 | 尤丹丹 |
| 装帧设计 | 陈贵子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
|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16 |
| 印 张 | 36.5 |
| 字 数 | 656千字 |
| 版 次 |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3067-3 |
| 定 价 | 9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

本书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WB00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ZWB084）阶段性成果

序

罗时进

在中国诗歌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元诗关注不够。这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影响有关,也与文学研究者对元代社会历史的了解不深有关。因此,当人们谈“宋金元”诗史的时候,“元”仿佛是一个“后缀”;而谈“元明清”诗史时,“元”又似乎只具备“前缀”的意义。给予元诗以一代诗史的地位,是近十多年的事,它显示出学术发展的良好征候。

元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化、蒙汉文化碰撞剧烈、交流频繁的时代。这决定了元诗有其区别于其他朝代诗歌的一系列特点:蒙汉诗人或保持着各自的民族立场与情感,有相当程度的自我言说;蒙古族作家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汉族作家也受到元蒙文化的陶染,又有一定的相近表达,元代诗史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交融性。元代诗坛的作者,仍然以汉族作家为主体,他们有深度的创伤记忆,也经历了由痛苦愤懑到散澹自放的心理演变过程;其中入仕者与出世者有所不同,不同社会阶层的作者更趋于分化,元代诗人的情感世界表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从诗史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以唐代至清代作为一个大的段落的话,元代可谓处于数代之“中”。诗体由雅向俗发生某种转变,以蒙元为一重要关捩;诗作受辞曲、戏曲影响而发生一定变化,也以蒙元较为突出。凡此皆表明,元代诗歌有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对于元诗,那个时代的诗人是有自信的,杨维桢在《玩斋集序》即言:“本朝古文,殊逊前代,而诗则过之。”^①当今学者也逐步深化理解,认为诗歌“仍然是元代影响广泛的文学体裁,存世作品众多,内容深入到社会的不同领域。诗人是元代活跃的文化群体,由皇廷到民间,诗成为社会普遍的认知、交流渠道”^②。杨镰先生在2003年出版《元诗史》之际,据《元诗选癸集》统计作者已近1900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补,“可推定今存作品的元诗人超出4000之数”^③。而

① [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94页。

② 杨镰:《全元诗》前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③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至2013年他主编的《全元诗》出版，收入的作家近5000位，作品约14万首，更为新人耳目的。

元诗史应该如何研究？总体来看与其他朝代的文史研究具有共同性。法国年鉴学派倡导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历史学与心理学》中提示：“首先是清查细节，然后就所研究的时代，把关于这一时代的人所有的心智的材料重新组织起来，以充分的学识、渊博的努力，再加上想象的努力，重建世界，重建形质的、智力的、道德的全部世界。”^①但正如历史学研究者并非都要承担建立历史性的“全部世界”一样，文学研究者也无须全都投入到“全部世界”的建构中去。每个学者其实一般都是，甚至也只能是“全部世界”某个侧面的叙述者、阐述者；能够解决的一般都是，甚至也只能是“全部世界”中的部分问题。当然在路径上他应该以“清查细节”为起点，而在视野上则应该有“全部世界”的考量。这对文学研究者来说，就要求充分掌握文献史料，并具有对时代背景的全面理解。至于以何种方法、从哪一个侧面切入问题，则无疑要根据各自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发挥各自学术个性、利用各自专业特长了。

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就诗歌而言，自然包括采取何种形式、表现何种内容、取得何种效果等问题。组诗，是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形式。普遍，是说从先秦时代的歌咏中我们已经能够见到组诗的雏形，而自阮籍《咏怀八十二首》面世，组诗便逐渐成为后代诗人相当爱好且熟练采用的形式了；特殊，是说在诗歌诸多次级文体(如近体、古体等)中具有“准体式”特征，往往是绝句、律诗、古体的叠合延展，虽非独称一式，但自有轨范、自成风格，亦有某种体式之特具意义。在诗史从中古向近古发展的过程中，组诗的“增量”极大，对诗人言志、抒情、叙事、论理，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怀志雄阔，当重叠言之，则用组诗；积情郁深，需多层抒发，则用组诗；事端繁复，应屡数历叙，则用组诗；思理邃奥，必擘肌条析，则用组诗；组诗之作用大矣！其或如层峰错出之山峦，或如纷涌荡漾之碧水，或如渐次可闻之莺啼，成规模，有气象，富美感，在中古以还的诗歌发展史上应用广泛，完全可以成为专题研究对象。

我的学术研究范围，虽说以治唐宋元明清诗文为主，其实于元代诗歌着力较少，近年来才有所关注，也稍有一些体会。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到内蒙古大学参加有关元代诗歌的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请内大学者联系，希望参访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博物馆，考察一下相关遗址。后因天气原因博物馆不开放，且天寒地冻确实道路不便，未能成行，至今有些遗憾。在元代近百年间，大都到滦京之间形成了一条“元诗之路”，蒙汉诗人的纪行诗

^① 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写作何等之盛！其中一些作品流传至今，已成为考察元代历史、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元诗史也是极其珍贵的文学史料。这方面海内外学者已有较多探讨，成果屡见。以此一端，可见元诗研究有很大的空间，我力不能至，很希望有人对之关注，投入精力。正因为如此，我对李正春教授研究元代组诗颇为欣赏和支持。

正春是我的老学生了，记得很多年前攻读硕士学位时他即以古代组诗为研究对象，颇有心得。2010年出版了《唐代组诗研究》，我曾为之作序。近年来，他潜心于元代组诗研究，从发掘文献史料工作做起，孜孜矻矻，不辞劬劳；认真思考内在学理，达理致知。初稿、修改稿我都抽空阅过，也在观点和结构方面提出过一些参考意见，而数稿之中颇能见出他对元代组诗的思考逐步走向深入。一个学者能于世俗喧嚣之中将心灵安顿于案头，不歧不骛，已属不易；而专心思考某个特定的学术问题，探求奥窔，更为难得。如此才能够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真正有所收获，取得成就。

正春从《全元诗》中共收录821位诗人的41488首组诗（约占《全元诗》总数三分之一），对之分类考察，将全稿析为八章：一曰宗教文化与理释道组诗；二曰“海宇混一”与奉使组诗；三曰地域文化与八景组诗的同频共振；四曰元代农事组诗对农耕文明的诗性阐释；五曰重史传统与元代咏史组诗；六曰宫廷与市井组诗的文化差异；七曰遗民群体与纪实组诗创作；八曰民族融合视阈下的“双语”组诗。作者显然是基于文化视野，力求切入元代文人生活情境，体现“探究元代组诗的表达功能、文化内涵及美感意蕴”的主旨。作者认为“元代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为组诗的规模化、系统化表达找到了合适的载体。以历史文化为视角，找出其对元代组诗影响的内容、途径与方式；以不同文化形态的阐释为着力点，强化对组诗个案的剖析，寻找历史与文化留下的‘深度记忆’——这是本书写作的逻辑起点”（《绪论》）。我颇赞成这一看法，相信这不仅对研究元代组诗，对全元诗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

《论稿》自有未尽之义，部分论证亦有可进一步斟酌完善之处。就我所知，这只是作者研究元代组诗成果的一个部分，他尚有对元代组诗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研究正在进行中，那份成果将可与本书合璧。然仅就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的考察来看，已属元诗研究的一个突破，是一份可喜的成果。其书出版在即，正春征序于我，出于师生之义不能辞，出于学术之衷不能辞。聊书以上，姑为引喙。

己亥年立冬日书于吴门石湖之畔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宗教文化与理释道组诗	(7)
第一节 明本组诗的佛教情缘	(13)
第二节 马臻道教组诗的承传作用	(32)
第三节 忠孝节烈题材组诗	(61)
第二章 “海宇混一”与奉使组诗	(90)
第一节 耶律楚材父子的西征组诗	(91)
第二节 扈跸上京的扈从组诗	(106)
第三节 陈孚《交州稿》与安南纪行组诗	(131)
第四节 奉使组诗与文人心态	(140)
第三章 地域文化与八景组诗的同频共振	(153)
第一节 “八景”文化的生成与演变	(153)
第二节 元代景观组诗的兴盛	(158)
第三节 元代八景诗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效应	(209)
第四章 元代农事组诗对农耕文明的诗性阐释	(219)
第一节 王恽《劝农文》与《劝农诗二十首》	(220)
第二节 赵孟頫《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	(227)
第三节 王祜《农器图谱》中的农具组诗	(237)

第五章 重史传统与元代咏史组诗	(265)
第一节 宋无《睢阳集》“以诗存史”的手法	(266)
第二节 刘麟瑞《昭忠逸咏》之昭忠情怀	(301)
第三节 徐钧《史咏集》的垂戒、资治功能	(322)
第六章 宫廷与市井组诗的文化差异	(341)
第一节 元代宫词体组诗的演变	(342)
第二节 张昱《辇下曲》对宫廷文化的演绎	(359)
第三节 西湖竹枝词与江南民俗	(395)
第四节 西湖竹枝词酬唱的影响	(413)
第七章 遗民群体与纪实组诗创作	(417)
第一节 段氏“二妙”组诗的隐逸情怀	(418)
第二节 赵孟頫组诗的多元主题	(434)
第三节 汪元量组诗的“诗史”功能	(450)
第八章 民族融合视阈下的“双语”组诗	(472)
第一节 萨都刺组诗中的“江南之恋”	(475)
第二节 马祖常组诗中的“河西情节”	(522)
参考文献	(569)
后记	(576)

绪 论

有关元代诗歌的文学地位,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清人宋萃为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作序时说:“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宋诗多沉儻,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要亦娣姒耳。间浏览是编,遗山、静修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飒飒乎亦各一代之音,詎可阙哉!”^①这种争议延续到现在。徐子方先生认为,元代诗文已让位于元曲,居于“非主流”位置^②。杨镰先生则认为“作为一代之诗,元诗同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有其时代赋予的亮点,有其引以为荣的诗人与诗作。就这一意义而言,元诗史与唐宋诗史并无不同之处,研究本身也并无高下之分”^③。台湾学者包根弟在《元诗研究》自序中指出,元代虽未百年,而其诗在蒙人汉化政策及学术之自由等政治环境中,亦盛极一时,毫不逊色。^④毋庸讳言,对元诗地位的不同认知,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相对元曲这门“显学”,元诗的研究显得有些落寞、冷清。

元诗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有了可喜的变化。以邓绍基、李修生、杨镰、查洪德、黄仁生诸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元诗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综合性成果方面,邓绍基的《元代文学史》,杨镰的《元代文学编年史》《元诗史》,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李修生、查洪德的《辽金元文学研究》等力作,为元代诗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专题性成果方面,杨镰的《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从历史文化角度,对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社会活动、诗歌创作等诸多方面

① [清]顾嗣立:《元诗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 页。

② 徐子方认为:“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不仅在元代,即使这以后的明、清两朝,尽管还有不少作家作品产生,但诗歌、散文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远地丧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戏曲一下子由过去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世俗地位而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文艺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③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 页。

④ 包根弟:《元诗研究》自序,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8 年版。

进行了考察，是元诗群体研究的拓荒之作。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从蒙汉民族融合与互动对文学的影响层面立言，拓展了元诗文化研究的视野。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对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发展与诗文创作做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其绍宋启明的承传作用给予深刻地展示。其《元代诗学通论》一书更是高屋建瓴地将诗学观念史、诗歌发展史融为一体，通过对元诗现象的考察，揭示了元代诗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是一部视角独特的诗歌断代史，将辽、金、元合论，不仅是因为它们时间相连，更主要的是“它向我们昭示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乃是诗歌发展生机的源头所在”^①的学术理念。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徐子方的《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二书，是元人心态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前者“以人物的心灵史和个案分析入手，注重对人物心理倾向的开掘和精神世界的探寻”^②；后者分析了在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元代文人所面临的“挑战与抉择”，通过诗文分析来窥见文人心态演变历程及阶段特征。二者为元代文人心态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与范本。方勇的《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李瑄的《明遗民群体文学思想研究》在前者基础上，以宋末元初、元末明初的遗民群体为对象，揭示了遗民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潘清的《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分析了江南民族重组过程与文化的融合，视角独特，颇有新意。黄仁生的《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从社会思潮角度，探讨了杨维桢诗歌独特个性形成的原因。杨光辉的《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从实证角度探讨萨都剌诗歌文化内涵，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王毅等主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查洪德的《元代文学文献学》、王树林的《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陆俊岭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陈高华辑校的《辽金元宫词》、傅乐淑的《元代宫词百章笺注》等，从不同侧面整理了元代文学文献，或辑校，或笺注，或索引，或考证，强化了元诗研究文献根基。台湾学者包根弟的《元诗研究》、萧启庆的《元代史新探》《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九州岛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等力作，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影响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动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尤其是对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动情况作了深入探讨，在方法论和研究领域上有了新的突破。这些研究成果沾溉后学，极大地推动了元代诗文研究的深入发展。

近十年来，元诗研究又有新的突破，新方法、新理论、新材料，被应用于元

① 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绪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② 葛琦：《三十年来元代文人心态研究综述》，《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诗研究,拓展了元诗研究的空间,并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成果。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出版是元诗研究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证明元代文学诸体中,诗是社会基础广博、拥有众多读者与信从者的文体,诗人则是人数多、涵盖范围宽的作家群体。由皇廷到民间,诗成为社会普遍的认知、交流渠道。它的成书,必将会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中国诗歌史研究的进展”^①。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郑杭生、李亦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李瑄《明遗民群体文学思想研究》等,从民族融合、“华化”进程、遗民群体文化特征等角度,分析了元诗发展的文化环境,彰显了学术界“重建元代文学史叙述的理论自觉,为重新书写和建构元代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②。杨亮的《宋末元初四明文士与诗文研究》、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等,深入探讨了元诗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及诗画交融的时代特征,颇具借鉴意义。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邹艳《月泉吟社研究》、曾莹《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研究初探——从玉山雅集看元末诗风的衍变》、牛贵琥《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等成果,从族群身份、文学社团、地域群体、文会雅集等角度,推动元诗研究的多元化,并从文学机制层面揭示了元诗兴盛的内在动因。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运用传播学理论,“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丰富的元好问诗歌接受资料进行归纳总结”^③,为元诗的传播研究带来启发。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一文“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④,具有方法论的引领作用。邱江宁《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黄仁生的《钱惟善生平、事迹若干问题献疑》、薛瑞兆对《全元诗》中误收金人诗作及金元交叉部分的问题校订,从文献考辨角度,进一步夯实了元诗的研究根基。这些研究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在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理论阐释诸方面成效显著,为元诗研究的全面、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① 杨镰:《元诗与元代历史文化》,《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② 黄二宁:《2016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

③ 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④ 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关于元代诗的研究,可选择的途径有很多。就目前元诗研究现状看,主要体现为个体研究、群体研究、跨文化研究、诗文理论研究、特色题材研究、跨学科交叉研究、诗文史研究、元诗文献考辨。这些研究的全面铺开,为目前的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基础。本书从组诗这一独特的诗歌形态着手,以历史文化为视角,探究元代组诗的表达功能、文化内涵及美感意蕴。

《全元诗》的出版是元诗整理工作中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对顾嗣立《元诗选》的有益补充,极大地提升了元诗的数量空间。作为断代诗总集,它的出现打通了自《全唐诗》《全宋诗》向元明清过渡的通道,成为元代文学研究新的交汇点和增长点。元代组诗规模空前,体量巨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组诗的数量,在中国组诗史上都是驾轶前朝,罕有匹敌的。

元代组诗的兴盛是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元代宗教多元并重,彼此融合,推动了释道组诗的繁荣。儒学复兴,导致了大量忠孝节烈组诗的出现。元初遗民群体对故国刻骨铭心的记忆,引发了纪实组诗的创作热潮。两都巡幸制度,深刻地影响着扈从文臣的心态及上京题材组诗的创作。重史传统与复古思潮,极大地推动了咏史组诗的发展。园林景观与地方文化的结合,促使“八景”组诗遍地开花,红遍大江南北。频繁的雅集活动催生了数量庞大的集会组诗,也促进了诗画艺术的同频共振。民族融合促进了“双语”组诗的兴起,导致了“本土化”与“原乡”思潮杂糅并处的格局。东南沿海文化个性化、世俗化特征在竹枝词酬唱中得到集中体现,并与宫词共构了元代“雅俗”文化的两极。海宇混一的盛世格局,使奉使组诗随着使臣的足迹遍及全境。总之,元代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为组诗的规模化、系统化表达找到了合适的载体。以历史文化为视角,找出其对元代组诗影响的内容、途径与方式;以不同文化形态的阐释为着力点,强化对组诗个案的剖析,寻找历史与文化留下的“深度记忆”——这是本书写作的逻辑起点。

文人钟情于组诗,与组诗形态独特的表达功能有关。作为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诗歌形态,组诗是题目相同、内容互联的诗歌集合体。它突破了单体诗歌凝固于特定时空的局限,具有了大气磅礴的格局。“从结构上说,组诗的次第展开,多元显现以及反复吟唱,都构成一种音乐的旋律美,引起欣赏者情感的回旋激荡和想象的驰骋飞越。”“每一首诗的‘子题’都从属于组诗的‘母题’,每个‘子题’又在诠释着‘母题’。组诗以其独特体制,演绎着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①组诗形态的系统性、多元性,迎合了文人炫博的心态;其连类无穷

^① 李正春:《论组诗文体特征与表达功能》,《学术交流》2007年第10期。

的表达方式,往往可导向典雅和奥博,二者都与文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相关,是文人逞才使气、制造“惊奇”的审美效果的合适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组诗是极富文化底蕴和技巧性的诗歌形态,是文人雅化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元代大量组诗的出现,更与元人政治境遇相关。政治上“边缘化”的处境,使元人(特别是汉人、南人)将全部心思与精力放在了“竞技”上。一题多作,或同作一题的组诗,是其与他(古)人争优劣、论短长,直至获得荣誉的重要手段。虽然汉人处于元代社会的底层,但身为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存在着,这使得他们会时不时借此来向游牧文化的主人表达他们的“力量”。胸中的学问是他们唯一可以傲视蒙元皇权的资本,这种“炫耀”就其实质乃是其政治地位下降的一种无奈表达。

从组诗生成方式上看,元代组诗主要有“对话”与“独白”两种不同的形态^①。“独白”是诗人的自我书写,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对话”便是诗人群体性书写,具有鲜明的互动性或群体指向性特征。文会雅集以“对话”方式创作诗歌,打破了传统诗歌“自说自话”的局限,使诗歌成为一种互动、交流的载体。

从元代组诗创作的整体情况看,“对话”类组诗多于“独白”类组诗,这反映了文会雅集对组诗创作格局的深远影响。文会雅集是元代文人群体雅化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既包括以文学创作为主题的文会,也包括诸如节日宴饮、山水游集、钱别、友人间谈谑相乐等主题下的雅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强化了这种唱和活动^②。集会场合采用探题联吟、分韵题咏、限韵赋诗、次韵赓和、同题唱和、联句酬唱等方式创作,以实现同声相应。组诗以其包容性、系统性功能,契合了雅集背景下文人间“对话”的需要。有研究者指出,“唱和诗集是元代文人群体活动的真实记录,也是元代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重要标志”^③。

在中国组诗发展史上,元代是唐宋后的又一次辉煌,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无论是诗人队伍、组诗数量,抑或是组合艺术、体式特点、题材领域、表达方式等,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与宋、金组诗互为关联,形成了一个文学整体,不仅对本时期诗歌的繁荣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对明、清组诗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毋庸置疑,近年来,元代诗歌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组诗研究仍较为薄

① 参见:杨鑫《对话诗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参见:萧启庆《九州岛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版。

③ 唐朝晖:《元代唱和诗集与诗人群简论》,《求索》2009年第6期。

弱。学术界对元代组诗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且多集中于“上京纪行”^①、《湖州歌》《醉歌》《越州歌》^②等个案上，系统研究元代组诗创作与传播的学术成果，暂付阙如。查洪德先生为本书评价道：“（组诗）到了元代，已经成为整个元诗的重要且独特的部分。但专门研究元代组诗的著作，还没有出现。”这影响了人们对元代组诗的整体认知，也影响了元诗研究的深化。有鉴于此，作者不揣浅陋，基于对《全元诗》《元诗选》及元人专集的搜集整理，结合《元史》《元典章》《道藏要籍选刊》《禅宗全书》《元诗纪事》《方輿胜览》《宋遗民录》《丽宋楼藏书志》《国朝名臣事录》《书林清话》《西湖游览志》等各类文献资料，参校互证，并吸收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找出历史文化对元代组诗影响的内容、途径与方式，并作出学理性的概括与总结。以期对元诗研究提供不一样的思考，推进元诗研究的多元化进程。

① 这方面以刘宏英博士的学位论文《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尤为着力，徐国荣博士论文《元代咏物诗研究》也有相关研究。

② 参见：周鹏《汪元量〈醉歌〉〈湖州歌〉〈越州歌〉叙事研究》，宁夏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宗教文化与理释道组诗

宗教是元代多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板块。“在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中,宗教和文学恐怕是历史上最能潜移默化大众心灵的两种形式。”^①宗教信仰可以安抚人们的思想与感情,文学创作则是人们寄托思想与情感的手段,两者之间有了内在的相通。

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强化对汉族的统治,采取联络回族、女真、契丹、藏族而抑制汉族的民族政策,推行等级制管理。这一措施激起了广泛的社会矛盾,身处底层的“南人”极为不满,社会群体撕裂。为了安抚社会对立的情结,蒙元统治者制定了对各种宗教宽容优待的政策。自成吉思汗伊始,历代蒙古族统治者就对宗教实行来者不拒、免去差税的优待和宽容政策。《重阳宫圣旨碑》载:“成吉思汗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税赋,都休教著者。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②《元史·释老传》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③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教派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格局。从这个层面讲,元代多元化宗教政策是为其民族政策服务的。

在开放、宽容的文化环境中,文人与宗教的关系尤为密切。任红敏认为“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各宗教并行且彼此融合,三教为一,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④。对于佛道思想文人能普遍认同并接受,“孔释之道,为教虽异,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闭邪则同”^⑤(程钜夫《秦

① 何光沪:《天人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3 页。

② 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5 页。

③ [明]宋濂等:《元史》卷 202《释老传》,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4520 页。

④ 任红敏:《元代宗教与元代文坛格局》,《殷都学刊》2016 年第 3 期。

⑤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 9,《丛书集成续编》第 135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年版。

国文靖公神道碑》),认为佛道思想在安民治国层面,其作用与儒学并无区别。南怀瑾先生也认为“所谓全真教的内容,是因袭宋、元以来禅宗的心性,配合丹道家主张清静专修的办法,它虽属于道教的门派,实是融会了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兴道术”^①。始于宋代的理学在元仁宗朝正式成为官学,深深影响了时人价值观。多元宗教并存共荣,推动了释道及忠义节孝题材组诗的兴盛。

杨镰先生的《元代僧诗全集》共编入 181 位僧人的 2991 篇诗作。其主编的《全元诗》收入僧人更多达 300 多人,存诗 7000 首以上^②。邓绍基先生在《元代僧诗现象平议》一文提要中指出:“在 35 首元代诗歌中,就有一首僧诗。元代诗坛发生的重要潮流、倾向和事件,诗僧都有介入。元代著名文士普遍与诗僧们交往结缘,与在这以前坚守儒家门户、力排佛老的唐宋文学大家有明显差异。”^③然而因种种原因,元代僧诗和诗僧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元僧诗关注不够,一方面是受到上述特点屏蔽:诗僧之中没有出现萨都刺、马祖常那样档次的诗人;另一方面则是元僧诗文献(特别是文本)散失严重。”^④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僧”与“僧诗”现象应该为元诗研究者所关注。

《全元诗》中诗僧组诗统计表

姓名	五言			七言			杂言	总数	卷数
	绝句	律诗	古诗	绝句	律诗	古诗			
释行海	2			34	54			90	4
释觉恩				5				5	8
释盘谷	3		1	7				11	8
释去岫				8				8	11
释行端		6		4	4			14	18
释德净	3	2		62	3			70	20
释明本				120	130			250	20
释道惠		8		2	2			12	20
释 益					40			40	24
释清珙		19	12	94	56	2	14	194	27
释善住	11	58		175	33			277	29

① 南怀瑾:《禅宗与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6 页。

② 王君莉:《元代诗僧评价之我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③ 邓绍基:《元代僧诗现象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④ 杨镰、张颐青:《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